

从『朝鲜王朝实录』看乡校衰落的内因

李燕*

- 次例 -

1. 绪论
2. 乡校的历史繁盛及功能
 - 2.1. 乡校的运营基础
 - 2.2. 乡校的功能
3. 乡校所面临的问题及历史衰落
4. 结论

*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员, yusetangqiu@hotmail.com

[국문 초록]

조선왕조실록으로 본 향교 쇠락의 내적 원인

본 논문은 『고려사』와 『조선왕조실록』을 바탕으로 두 왕조의 왕들이 조정에서 언급한 향교에 관한 정책과 방침 등 기록들을 세밀하게 정리해서 향교의 興起와 번성, 쇠락의 궤도와 원인을 대략 구현하였다. 한국의 향교는 1127-1142년 사이에 ‘향교’라는 명칭이 확립되어 고려 태조에서 인종까지의 시기에 흥기하였고, 조선 초기와 중기에 번성하였으며 후기에 쇠락하였다. 고려에 향교에서는 제사와 유학 경전을 강습하였고 성균관을 위해 학생을 선발해 주었다. 조선에 이르러 향교의 학생들은 직간할 수도 있었고 향교는 저급 관리나 병력에 인력 보충의 역할도 하였다. 향교의 운영은 두 왕조에서 모든 지원을 받았으며 토지와 노비, 책 등을 하사받았으니 그의 송고한 지위가 확보되었다. 이런 정책들은 향교의 발전을 보장해주었으나 이는 향교가 몰락하는 원인이 되기도 하였다. 조선 세종 때부터 나타난 교만하고 방자한 士族 기풍은 계속 抑制되지 못해서 향교 제사가 파괴되기 시작하였다. 향교는 학생 구성이 평민 위주로 변하게 되었으나 결국 경시를 초래하였다. 그리하여 영조 초기부터 향교는 본격적으로 쇠락하고 그의 지위는 서원이 차지하게 되었다.

주제어 : 조선, 실록, 향교, 쇠락, 내적 원인

〔中国语要旨〕

本文以『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为基础,仔细整理了两朝各王在朝政中涉及的有关乡校的政策方针记录,大致描绘出了乡校的兴起,繁盛以及衰落的轨迹和原因.韩国乡校兴起于高丽太祖至仁宗时期,“乡校”一名确立在1127-1142年间;繁盛于朝鲜早,中期,颓废于后期.乡校的职能由高丽时期的祭祀,教授儒学经典,为成均馆选拔生徒扩大到了朝鲜时期乡校生徒直谏,补充低级官吏或兵力等.乡校的运营完全由两朝朝廷支持,赐予了土地,奴婢,书籍等,确保了乡校的崇高地位.此种政策在保证乡校发展的同时,也为其衰退埋下了隐患.朝鲜世宗朝开始出现的骄纵无礼等士风败坏现象一直无法抑制住,逐渐产生乡校祭祀被破坏,生徒成分平民化,乡校被贱视等问题,以致到英祖初期开始乡校正式颓废,其地位被书院所取代.

关键词:朝鲜,实录,乡校,衰落,内因

1. 绪论

乡校研究在韩国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先行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其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建筑的特点等,同时研究的方法多采取分时代或分地区的样式.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详尽地展现了乡校的各个细节,但无法显示出乡校的完整历史轨迹.因此,本论文拟从『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中收录的众多乡校记载着手,整理出乡校由盛至衰的脉络,进而挖掘出乡校衰落的内因.

首先,从『高丽史』中追溯一下韩半岛乡校的缘起.韩半岛的“学校”最早可追溯到高丽太祖十三年(930),太祖王建(877-943)于西京(现平壤)“创置学校,命秀才廷鶚为书学博士.别创学院,聚六部生徒教授.”¹⁾这里的“学校”因属于京城,所以跟“国子监”“太学”的意义相近.而“六部生徒”应该指跟京城对应的地区行政单位的学生,因为新罗建国之始就有地方分六部的记载.所以,最开始的乡校应该是王建创立的“学院”.同时,“书学”属儒学范畴,显示了儒学在高丽一如既往的重要地位.高丽前,儒学传入韩半岛已经有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积累,高丽建立后,成宗王治(960-997)于986年7月有教曰:“朕素惭薄德,尚切崇儒,欲兴周孔之风,冀致唐虞之理.庠序以养之,科目以取之.”²⁾穆宗王讼(980-1009)于1003年1月有教曰:“……予谬以眇冲,嗣守艰大,欲广真儒之道,以崇往圣之猷.但以诲人不倦者,靡多;好古敏求者,盖寡.州乡之内,黉校之中,或因小利,或逐异端,师长之教授渐惰,后学之功业不成.今者,闡闢容贤之门,恢弘进善之路,其三京十道群僚庶官,体朕谕言,劝其艺业.令文儒医卜之輩,就经明博达之师,博士师长,奖励生徒,有勤劳者,录名申闻.”³⁾高丽建国之初的三代王都以言行表示了对儒学的重视,并欲以儒道兴国.王讼所言及的“州乡之内,黉校之中”也可以称是乡校的前身.

高丽初期振兴儒学的流程首先是成宗时期(981-997)由各州,郡,县选择子弟到京城修习儒业,后又放回诸州所上学士中的“思乡之人”.这些学士回乡后又没有老师教授他们,于是成宗又选用精通经书典籍的人作为经学,医学博士各派遣一人到了十二牧(高丽时期地

1) 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志卷28.

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010. 本数据库附有影印纸质原文,因此可与纸质出版书籍具有同等引用效力.

2) 郑麟趾,同上,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030.

3) 郑麟趾,同上,卷3,http://db.history.go.kr/id/kr_003_0270_0010_0010.

方行政单位). 成宗时期尚无正式的地方学校, 仅有博士负责教谕. 乡校正式形成以前, 先于992年12月创建了国子监(即现在的成均馆). 国子监在新罗时期被称为国学或太学, 约创立于8世纪中期.

至高丽睿宗时期(1105-1122), “置儒学六十人”⁴⁾作为近臣管理事务, 提高了儒学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地位. 而儒学学制的完善则始于高丽仁宗在位期(1122-1146), 不仅详细制定了国子监, 大学, 四门学生的入学资格及人数, 而且还规定了各级学校的授业人员及讲授科目和时间. 国子监, 大学及四门仍属于京城, 地方学校的广泛兴起应该是仁宗5年(1127)的3月, “诸州立学, 以广教道”.⁵⁾之前的太祖及穆宗时期的记载都没有详细提及地方所设教育机关的数量, 而仁宗时期强调了是在各个州建立了学校, 由此可以推测地方学校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乡校”一词首先出现在『高丽史』中是在仁宗20年(1142)2月, “东堂监试, 赴举诸生, 须赴冬夏天都会, 许录姓名. 在外生徒, 各于界首官乡校都会, 给状赴试.”⁶⁾此条记载了1142年京城以外的儒生到乡校考试的方法.

由此看来, 韩半岛的乡校是渐成于高丽建国的太祖至仁宗时期的, 而名称的最后确立则应该是在1127-1142年间. 乡校形成以后, 高丽时期起所具有的职能就已经包括了祭祀与教学两方面. 恭愍王11年(1362)正月, “王(王颙, 1330-1374)在福州, 命奉安九庙假主于新乡校, 置诸陵署于旧乡校, 各行春享.”⁷⁾此条记载了恭愍王将九位先王牌位放置到乡校进行祭祀的行为, 说明乡校具有祭祀的功能. 又恭愍王元年(1352), 进士李穡(1328-1396)上疏曰: “请外而乡校, 内而学堂, 考其才, 而升诸十二徒. 十二徒又摠而考之, 升之成均. 限

4) 郑麟趾, 同上, 卷28, 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160.

5) 郑麟趾, 同上, 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210.

6) 郑麟趾, 同上, 卷27, http://db.history.go.kr/id/kr_073_0010_0020_0120_0110.

7) 郑麟趾, 同上, 卷15, http://db.history.go.kr/id/kr_061_0010_0010_0040_0350.

以日月，程其德艺，贡之礼部。中者，依例与官，不中者，亦给出身之阶。除在官而求举者，其余，非国学生，不得与试。”⁸⁾从李穡的话中可以知道，京城外的乡校和京城内的学堂地位一样，两处的学生经过考试取十二名，这十二名又经过考试进入成均馆(即国子监，此时已经改名)，在成均馆经过德艺训练后被选拔贡给礼部，并授予官职或出身阶位。所以，乡校也是培养国家人才之地，受成均馆管辖。

另外，乡校运营靠的是国家财政的支持，高丽昌王即位年(1388)7月，大司宪赵浚上书论田赋问题时提到，“位田：城隍，乡校，纸匠，墨尺，水汲，刀尺等位田，前例折给。”⁹⁾“前例”一词就说明乡校之前就一直是由国家供给土地的。而且，由于恭愍王20年(1371)12月，王下令“文武之用，不可偏废，内自成均，外至乡校，开设文武二学，养成人才，以备擢用”¹⁰⁾，乡校内有了文武二科以后，便成为了男子可以免军役之地。此举到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弊病，恭让王元年(1389)12月，赵浚等人又上疏曰：“学校，风化之源，国家理乱，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兴，学校废弛，鞠为茂草。乡愿之托儒名，避军役者，至五六月闲，集童子读唐宋绝句。至五十日乃罢，谓之夏课。为守令者，视之泛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经明行修之士，以补国家之盛理，其可得乎？愿自今，以勤敏博学者为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县，其马正供亿，并委乡校主之。又以外方闲居业儒者，为本官教导，令子弟常读四书五经，不许读词章。而教授官循环周行，严立课程，身自论难，考其通否，登名书籍，诱掖奖劝，以成实材。其有得人才之多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教诲而无成效者，亦将论罚。”¹¹⁾赵浚的疏文又说明：高丽末期因战事导致学校的荒废，乡校成为逃避军役之人的

8) 郑麟趾，同上，卷28，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370.

9) 郑麟趾，同上，卷32，http://db.history.go.kr/id/kr_078_0010_0020_0060_0100.

10) 郑麟趾，同上，卷28，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410.

11) 郑麟趾，同上，卷28，http://db.history.go.kr/id/kr_074_0010_0020_0010_0420.

聚集地,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修习儒业,而只是读一些唐宋诗词,导致儒业也荒废了.所以,赵浚主张充分发挥起乡校的作用,既负责供给军事马匹,又重整儒家经典的修习.即,乡校的文武二学依然要并重.

透过上述高丽史料可以整理出的脉络是,乡校的创建是高丽太祖王建设置于930年的“学院”,后经过几代王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到仁宗时期终于开始各地广建学校,并在1127-1142年间产生了乡校的称谓.与此同时,乡校的功能也比较清晰,主要是祭祀和教授儒学经典,为成均馆选拔生徒;乡校的运营基础也很明确,由国家拨给位田;乡校儒生还有免服军役的特权.这说明,儒学自统一新罗开始受重视,到了高丽时期并没有中断这一传统.不过,高丽末期儒学陷入了一种颓废的境地,这一局面的改观是等到朝鲜建国以后.

2. 乡校的历史繁盛及功能

历史上的乡校总数据先行研究统计共有277个,¹²⁾按照朝代来分的话,高丽朝历代共设立了55个,朝鲜朝历代共设立了219个,1905年以后只设立了3个.¹³⁾仅就数字的比重来看的话,也能说明乡校的繁荣昌盛是在朝鲜时期,与儒学在朝鲜独一无二的地位相吻合.朝鲜王朝实录中共有400多条有关乡校的史料记载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乡校的不同寻常.

12) 此说存疑.据『成宗实录』卷173记载,朝鲜成宗15年(1484)12月2日,户曹判书鱼世恭曰:“乡校则凡三百余邑……”(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512002_002)说明当时的乡校应该多达300多个.

13) 진옥비, 『현대 한국 사회에서의 향교의 기능과 의미 변천: 강원도 춘천향교를 중심으로』(现代韩国社会中的乡校功能与意义变迁:以江原道春川乡校为中心), 江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12页.

朝鮮太祖1年(1392)7月28日,太祖李旦(1335-1408)教中外大小臣僚,賢良,耆老,軍民說道:“文武兩科,不可偏廢.內而國學,外而鄉校,增置生徒,敦加講勤,養育人才。”¹⁴⁾此話出自其頒政之書,既強調了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又凸顯了鄉校在國家人才培養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換句話說,立國之本的結構中,鄉校舉足輕重.實際上,鄉校在朝鮮朝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想象,甚至到了每逢某個鄉校遇到火災,雷震或位版打破之時,都會有官員以此為由建議暫停當年科舉的地步.就朝鮮時期鄉校的面貌,可勾勒為以下幾個方面:

2.1. 鄉校的運營基礎

『世宗實錄·地理志·廣州牧』有載:“廣州:牧使一人,判官一人,儒學教授官一人.……文廟[在州北.國家於各道州府郡縣,皆置文廟,謂之鄉校.其生徒之數,留守官五十,牧都護府四十,郡三十,縣十五.給祭田,學田,奴婢,各有差.都護府已上,皆有教授官.郡縣或除教授官,或除教導.若民戶不滿五百者,亦置學長,以訓生徒.]”¹⁵⁾文廟即祭祀文宣王(孔子)之廟,早在高麗朝就規定了每仲春,仲秋上丁為釋奠日.¹⁶⁾然,鄉校跟文廟並不是統一的概念.文廟只是鄉校的一部分,考當代鄉校的建筑布局,或前廟(大成殿)後學(明倫堂),或前學後廟,文廟,學堂共同構成了鄉校.同時,較之于高麗時期,朝鮮時期的教育政策可以稱為全獎型,朝廷會從經濟上援助上鄉校讀書儒生,以保證他們能夠專心於學業.這些經濟方面的政策包括了

14) 河兪 等撰,『太祖實錄』卷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AA_10107028_003.

本數據庫附有影印紙質原文,因此可與紙質出版書籍具有同等引用效力.

15) 皇甫仁 等撰,『世宗實錄』卷148,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40004001.

16) 鄭麟趾,同上,卷16. http://db.history.go.kr/id/kr_062_0010_0010_0030_0010.

土地, 奴婢和书籍等.

2.1.1. 土地政策：祭田, 位田和学田

朝鲜时期赐予乡校的田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祭田, 位田和学田.

朝鲜太宗6年(1406)6月27日, “议政府启定各官乡校生徒额数田地有差. 留守官生徒五十, 大都护府, 牧官四十, 祭田皆六结; 都护府生徒四十, 知官三十, 祭田皆四结; 县令, 监务生徒十五, 祭田皆二结. 其中, 教授官差遣留守官, 廩田五十结, 大都护府牧官四十结, 府官知官十五结, 无教授官府官以下各官, 亦给十结.”¹⁷⁾同年, 闰7月20日, “命加给外方乡校田. 教户曹曰: ‘外方乡校之田, 其数甚小, 可除出军资属田以给之.’ 政府议得: ‘留守官, 大都护府, 牧官仍旧, 唯府官旧十五结, 今加十五结为三十结, 以水田二分, 旱田一分折给.’”¹⁸⁾这两条记录表明, 太宗朝对乡校进行了大力的财政支援, 明确了各级行政单位下属乡校的祭田额数. 祭田是收入用于祭祀的田地, 也表明了乡校祭祀功能的继续. 太宗朝不止做了规定, 而且还追加了一次, 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乡校的运转.

世宗27年(1445)7月13日, 议政府据户曹呈申: “今田制改详定事及可革条件, 磨勘后录. ……一, 乡校位田无制, 多寡不同. 今酌前数, 开城府二十结, 留守府十五结, 牧大都护府十结, 都护府知官四

17) 卞季良 等撰, 『太宗实录』卷1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606027_003.

‘结’乃量田步数, 高丽文宗23年(1069)规定: “田一结, 方三十三. 六寸为一分, 十分为一尺, 六尺为一步. 二结, 方四十七步. 三结, 方五十七步三分. 四结, 方六十六步. 五结, 方七十三步八分. 六结, 方八十步八分. 七结, 方八十七步四分. 八结, 方九十步七分. 九结, 方九十九步. 十结, 方一百四步三分.” (『高丽史』志卷32, http://db.history.go.kr/id/kr_078_0010_0020_0020_0070.)

18) 卞季良 等撰, 『太宗实录』卷1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607120_001.

结, 县官二结折给。”¹⁹⁾英祖10年(1734)9月16日, “驾次金浦, 命召郡中诸生, 勉之以尊圣穷经. 以本郡乡校独无位田, 命道臣依例划给, 又赐耆老人食物, ……”²⁰⁾“位田”是给予公职者的田, 此词在半岛的使用大概源自新罗第30代王——法敏王时代,²¹⁾高丽时期开始被广泛使用, 到世宗期连乡校也被赐予了位田.

成宗11年(1480)4月16日御经筵上, 成宗李娐(1457-1494)曰: “京畿, 江原, 忠清, 庆尚, 全罗道乡校, 可给学田.”²²⁾对于学田的出处, 有多条记载显示来源于寺产. 如: 成宗21年(1490)1月12日, “御经筵. 讲讫, ……正言李守恭后曰: ‘外方寺社之田甚多, 请量减以给乡校.’ 上曰: ‘若斥以异端, 则尽革其田可矣, 若以为先王所设, 则不可减也.’”²³⁾中宗5年(1510)3月17日, “命以各道革废寺社田, 属乡校, 以补诸生廩养.”²⁴⁾中宗9年(1514)2月9日, “上曰: ‘前日, 庆尚道节度使请撤毁诸山寺刹. 虽不可一时尽毁, 令各道推刷僧徒, 则军额可以敷矣.’ 司经李清曰: ‘僧徒推刷还俗, 则可增军额, 其田畝皆属于乡校, 则岂不有益?’”²⁵⁾以上诸条以寺庙田产充乡校田产的举动也可以窥见朝鲜时期对佛教的打压痕迹.

祭田, 位田和学田的并存和不断完善, 从侧面反映出地方儒生学业的后勤保障始终是被政府十分重视的国策之一, 也是儒学兴盛的

19) 皇甫仁 等撰, 『世宗实录』卷10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707013_001.

20) 金尙喆 等撰, 『英祖实录』卷3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009016_002.

21) 一然 撰, 『三国遗事』卷2, http://db.history.go.kr/id/sy_002r_0010_0230_0060.

22) 慎承善 等撰, 『成宗实录』卷116,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104016_001.

23) 慎承善 等撰, 『成宗实录』卷236,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2101012_002.

24) 李芑 等撰, 『中宗实录』卷1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0503017_002.

25) 李芑 等撰, 『中宗实录』卷2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0902009_003.

基础条件.

2.1.2. 奴婢制度：数额不菲的司级官奴

太宗6年闰7月6日，司宪府大司宪韩尚敬(1360~1423)等上时务十事中第三条提到，“五部学堂教授训导官，聚集生徒，每日训导，终日乃罢，而无点心，亦无使令，反不如州郡乡校，宜给田与奴婢。”²⁶⁾五部学堂是高丽末恭让王时期(1389-1392在位)的朱子学泰斗郑梦周(1337-1392)兼任成均馆大司成时设立在开京中部及东，南，西，北部设立的五座学校，为振兴儒学针对乡校而设。这些学堂是为了给开京无法接受教育的学徒们施以地方乡校水平的教育而设的机关，跟乡校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文庙，只有纯粹的教学。进入朝鲜朝以后，承袭了该制度。韩尚敬在此提出应该模仿乡校，给五部学堂分配田地和奴婢。这说明乡校的发展和地位至少在朝鲜初期是高于都城的学堂的，而且乡校的奴婢身份也不同寻常。太宗12年(1412)6月3日的记载称：“庆尚道昌宁乡校婢小支庄，生男越五日，又生男女，命赐米。”²⁷⁾一个小小乡校奴婢生了三胞胎，居然被太宗亲命赐米，可见乡校的奴婢地位。正是有其重要性，所以各乡校的奴婢配给数量也是朝政议题之一。

太宗13年(1413)11月11日，“定各道各官乡校奴婢之数。江原道都观察使后曰：‘外方各官乡校奴婢，留守官二十户，大都护府牧官十五户，都护府十户，知官七户，县令，县监五户式定额外，奴婢皆移属无奴婢乡校，充其额数。’从之。”²⁸⁾太宗17年(1417)5月3日，“定各官

26) 卞季良 等撰，『太宗实录』卷1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607106_005.

27) 卞季良 等撰，『太宗实录』卷2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1206003_003.

28) 卞季良 等撰，『太宗实录』卷26，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1311011_002.

乡校奴婢之数. 刑曹后: ‘乡校奴婢无定数, 未便. 留守官三十口, 大都护牧官二十五口, 单府官二十口, 知官十五口, 县令, 县监十口定属, 其余皆属典农寺.’ 从之.”²⁹⁾太宗时期有两次议定乡校奴婢之数的议程, 从数字上看是有所提升, 但单位不同, 故不得而知. 然而, 世祖2年(1455)3月28日, 集贤殿直提学梁诚之上疏曰: “……盖外方官奴, 其数不等. 假如庆州乡校奴婢至数百户, 平壤官奴亦数千户, 残郡则数未盈十. ……”³⁰⁾庆州乡校的奴婢数可多至“数百户”, 足以证明朝廷对乡校的奴婢供给是呈上升状态, 甚至可以说是到了膨胀的状态.

在乡校奴婢的管理上, “外方诸营诸邑及乡校奴婢, 诉讼决折事, 并依诸司奴婢例施行. 凡干决折事, 亦依诸司奴婢例, 并于主掌都官呈状取决.”³¹⁾换句话说, 乡校奴婢的级别等同司级奴婢.

2.1.3. 书籍：儒学经典

囿于印书条件的限制, 朝鲜乡校的教学用书一般都由朝廷来统一颁赐. 赐书最多的应该是世宗大王李祹(1397-1450), 实录中共有4次记载. 世宗17年(1435)9月21日, “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记』『易』『春秋』『性理大全』各二件, 『小学』十件于济州乡校.”³²⁾世宗17年(1435)10月25日, “传旨各道监司: 『性理大全』及四书五经大全, 中朝诸儒承命撰述之书, 採辑先儒诸说而折衷之, 实理学之渊源, 学者当先讲究者也. 太宗皇帝赐与以后, 已曾板刊, 置

29) 卞季良 等撰, 『太宗实录』卷3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1705003_002.

30) 申叔舟 等撰, 『世祖实录』卷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203028_003.

31) 申叔舟 等撰, 『世祖实录』卷27,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704002_001.

32) 皇甫仁 等撰, 『世宗实录』卷6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1709021_006.

于铸字所。向者印颁臣僚，期于广布，但外方各官乡校与穷村僻巷，曾无一本之藏，乡邑有志之士，虽欲考阅，无由得见，诚为可虑。今同封各册卷数，晓谕各官，如有不干民力，无弊自备，欲印置于乡校者，暨邑人如有能办自愿印之者，收其纸以送，则皆许印送。如或不愿，不必强使为之，其自愿者，亦不必一时尽印诸书，虽一经一书，随其所备纸数，收纳上送。”³³⁾世宗23年(1441)10月18日，“印『直解小学』二百本，颁赐各官乡校及文臣。”³⁴⁾世宗26年(1444)5月1日，“清州乡校请大全经书，上曰：‘乃予行幸之州，其赐之。’”³⁵⁾世宗26年(1444)8月14日，“命赐『通鉴训义』『性理群书』『近思录』『通鉴纲目』，柳文，韩文，『通鉴节要』『集成小学』『丝纶集』各一件于清州乡校，令生徒习之。”³⁶⁾可见世宗朝乡校主要教学用书籍有四书五经，宋代性理学著作以及唐代的儒学大家文章。

文宗时期有各道印书支援新设乡校的例子。文宗1年(1451)4月6日，“礼曹后：‘平安道慈城郡新设乡校未有书册，请令诸道板子所在官印四书，三经各二件以送。’从之。”³⁷⁾

成宗李娣(1457-1495)也有4次赐书记录。成宗2年(1471)7月26日，“先是，永安道观察使李继孙请赐四书五经，『通鉴』以训都会儒生。至是，命依所后赐之，又赐『小学』『楚辞』，柳文，『古文真宝』等书。”³⁸⁾成宗14年(1483)12月11日，“礼曹据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后本

33)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7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1710025_002.

34)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94，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310018_001.

35)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104，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605001_004.

36)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105，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608014_001.

37) 郑麟趾 等撰，『文宗实录』卷7，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EA_10104006_002.

38) 慎承善 等撰，『成宗实录』卷1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207026_007.

后：‘诸邑乡校所藏无『小微通鉴〔少微通鉴〕』『左传』『续编节要』等书，儒生无以读习。请令典校署印送。’从之。”³⁹⁾成宗18年(1487)12月27日，“诚谨又后曰：‘臣拜辞日，谕以兴学校；臣到州，刻意聚学徒以教之。然乡校所藏经书只一件，学者病焉。’上曰：‘今则日寒，待來春，当印颁经书。’及出，命诚谨书内需司奴子事以进。”⁴⁰⁾朝鲜成宗21年(1490)4月1日，“永安道观察使许琮驰后曰：‘道内诸邑乡校所藏书册，或不满帙，或破毁，儒生未得读习。请将今送布物令校书馆『庸』『学』各十件，『诗』『书』各六七件换易下送。’从之。”⁴¹⁾成宗时期所赐书目中增加了文学和对史书的注释书籍。

中宗时期有3次赐书记载，不过书目大致不超过前期范围。而宣祖6年(1573)8月22日，“传：‘『吕氏乡约』之书，最切于化民成俗。先为印出此册，多其件数，广颁中外。京则童蒙学，外则乡校至于村巷学长，多数颁给，使人人皆得阅览，知其自修之道。’”⁴²⁾北宋的『吕氏乡约』进入下赐书目之列。朝鲜肃宗时期也有1次下赐书籍于新成乡校之例，未载书目。⁴³⁾

孝宗5年(1654)4月27日，“上下教曰：‘古人有言曰：“欲法尧，舜，当法祖宗。”子孙之所当遵行者，莫如『国朝宝鉴』，而【自太祖朝至文宗朝撮取嘉言善政，称以『国朝宝鉴』，上览是书而有是教。】近世罕有此书，此书甚可叹也。其令校书馆，印出广布。’又下教曰：‘『治平要览』全帙，或有藏置者乎？予欲一见矣。’【『治平要览』亦载祖宗朝嘉言善政之书也。】承旨金益熙后曰：‘伏承上教，即令校书馆搜访问

39) 慎承善，同上，卷161，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412011_002.

40) 慎承善，同上，卷21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812027_002.

41) 慎承善，同上，卷239，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2104001_004.

42) 奇自献等撰，『宣祖实录』卷7，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0608022_001.

43) 赵泰寿等撰，『肃宗实录』卷3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3010013_003.

阎，而兵火之余，难保其必得。窃闻庆尚道岭下若干邑，独免兵燹，乡校，书院及士夫家多藏平时书籍云。请下谕于道臣，广加搜求，随得上送。’从之。”⁴⁴⁾『治平要览』是郑麟趾(1396-1478)等于1445年编辑完成的自周至元的中国历史和自箕子朝鲜至高丽的半岛历史的综合简编史。『国朝宝鉴』是李端夏(1625-1689)等人参与编辑的朝鲜历代王伟业的编年体史书，鉴于后代还在一直编写，这一年印出的应该是前面的部分。这两部书的下赐显示出朝鲜朝在史学上完成了模仿阶段，有了自己本国的史书。

之后，正祖9年(1785)颁布了仁祖24年(1646)宋时烈(1607-1689)等文人编辑成的『疑礼问解』和刊行于正祖7年(1783)的朴圣源(1697-1756)的『礼疑类辑』给各乡校收藏。⁴⁵⁾正祖时期的这次下赐书目的变化也说明经学在半岛已经被消化并产出了本土成果，也算得上儒学本土化的标志。总之，乡校书籍的下赐书目不仅体现了儒学典籍受朝鲜官学重视的历程，而且还展现了儒学本土化的成果。

2.2. 乡校的功能

乡校在朝鲜历史上是享有尊贵地位的，而且朝鲜统治者也重视提高乡校的地位。太宗13年(1413)7月3日⁴⁶⁾，世宗6年(1424)8月10日⁴⁷⁾，世宗25年(1443)7月9日⁴⁸⁾，成宗22年(1491)5月21日⁴⁹⁾，成宗4

44) 李景奭 等撰，『孝宗实录』卷1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QA_10504027_001.

45) 李秉模 等撰，『正祖实录』卷2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0905012_003.

46)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25。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0608010_003.

47) 卞季良 等撰，『太宗实录』卷26。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1307003_001.

48)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10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507009_002.

49) 慎承善，同上，卷25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2205021_001.

年(1473)7月3日⁵⁰⁾, 成宗16年(1485)7月10日⁵¹⁾, 成宗21年(1490)1月6日⁵²⁾, 肅宗7年(1681)11月20日⁵³⁾等条的议政日志记载, 都涉及到了跟乡校有关的内容, 其中就包括了禁酒令与乡校土木之役的关系, 失农与乡校土木之役的关系, 宫殿修葺与乡校营造的关系, 乡校依据礼文改造的问题, 禁止守令私自使唤乡校生徒的问题, 派遣郎厅巡守守令是否奉行乡校修补等事宜的问题, 乡校祭祀人物的选择问题, 乡校破落之处的修治问题, 乡校位版的粉面问题, 等等. 这些乡校的细节问题都是各位朝鲜王当朝议政时所讨论的对象, 足以凸显乡校不同一般的政治身份. 另外, 宣祖李昞(1552-1608)于宣祖26年(1593)1月14日进驻定州时说, “予当躬亲行祭, 且试才取人, 使遐方之人知乡校之尊如何?”⁵⁴⁾肅宗43年(1717), 肅宗李焞(1661-1720)同意“过乡校时, 则卸下驾轿, 以人夫低奉以过”.⁵⁵⁾这些举措都意在显示乡校的非常地位, 而且乡校事实上也是具有着繁多的社政功能.

2.2.1. 教化与人才培养

成宗14年(1483)8月16日, “御夕讲. 讲『前汉书』, 至公孙弘上书‘风化由内, 而及外, 陛下建首善, 兴学校’, 检讨官宋轶后曰: ‘三代以上, 尚矣, 自汉以下, 皆敦学校, 而人才多从此出. 今成均馆, 四学, 则尤有风教之化, 郡县乡校, 则守令慢不之察, 学舍颓敝, 儒士无教, 而士习日坏. 且释菜之时, 犠牲, 蔬果, 徒为文具. 请降谕诸道, 申明

50) 慎承善, 同上, 卷3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407003_003.

51) 慎承善, 同上, 卷18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607010_004.

52) 慎承善, 同上, 卷236,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2101006_002.

53) 赵泰寿等撰, 『肅宗实录』卷1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0711020_003.

54) 奇自献等撰, 『宣祖实录』卷34,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601014_003.

55) 赵泰寿等撰, 『肅宗实录』卷5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4302022_002.

之。’侍讲官金宗直后曰：‘臣曾为守令，设乡射，乡饮之礼，使孝悌者先之，才艺者次之，不肖者不与焉。由是一乡之人，企而化之，耻而改之，颇有小补于风化。以此观之，若释菜，乡饮，乡射之礼，亦不可废也。’上曰：‘此皆诸道监司之责也。当申明之。’⁵⁶⁾这是成宗参加经筵时大臣们的奏言。显然，学习汉代通过学校培养人才是设立地方乡校的主要目的，同时“风教之化”也是十分重要的。“风化”的手段就是礼教，所以金宗直说他在乡校设过乡射，乡饮的礼仪课程。

教化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乡校为国家输送人才。朝鲜朝选取人才的方法有文科(文官科举，为取士)，监试(试诗赋，号进士)，升补试/生员试(试疑义，号大贤)等。⁵⁷⁾世宗26年(1444)2月4日，“礼曹后文科及生员试考察条件：举子等生员进士外，承荫升补生徒则成均馆，学堂生徒则各其部学官，每当式年，生徒年甲，曾读经书制述实迹，皆录于名下，报本曹；其从仕人及私自读书者则各其所居部学据告状曾读经书制述实迹，分拣录名，报本曹，照过汉城府，然后方许录名，且外方乡校生徒及私自读书人则各其所居官守令亦依此例。”⁵⁸⁾乡校是遵循成均馆之例考察可以参加文科及生员试的生徒并录名的。同时，也会为乡校生设立特别通道选择人才。成宗3年(1472)5月23日，“礼曹后：‘诸道每年六月设都会于界首官，择校生之有才行者，依四学都会例，或讲经，或制述，观察使择其优等【庆尚，全罗，忠清道各五人，其余道各三人】后闻，令直赴生员，进士覆试，何如？’从之。”⁵⁹⁾此“都会”制在成宗期多次被重视并使用。⁶⁰⁾

56) 慎承善，同上，卷157，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408016_003.

57)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卷4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1004117_004.

58) 皇甫仁，同上，卷10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602004_002.

59) 慎承善，同上，卷11，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305023_005.

60) 慎承善，同上，卷55，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605010_002.

为了有效培养人才，朝鲜朝实施了圆点法(一种积分赚取录取资格制)⁶¹⁾和儒生每于年终通过讲论经书叙用等措施，并通过令观察使巡检诸邑乡校修葺等事项，禁止守令劳役乡校生徒等方式保证乡校生徒的学业。⁶²⁾府以上的乡校教官资格为文官科考出身，不足的情况下才以生员，进士充当，以此保证乡校的教学水平。⁶³⁾这些都是乡校跟成均馆，四学等机构具有的相同学校教育人才功能，那它跟成均馆一样，还具有与四学不同的功能。

2.2.2. 祭祀

祭祀功能是乡校区别于其他学校及显示自己神圣地位的标志。高丽时期对儒家圣贤在文庙的位次安排是大成殿内有中国的孔子，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宰予，曾参，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孟轲及新罗的崔致远，薛聪，颛孙师及其他孔门弟子，孔子朋友与汉代经学大师共83位则被安排在东西两庑。⁶⁴⁾而如今以成均馆大成殿为代表的文庙则奉安了五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孔门十哲(闵损，冉耕，冉雍，宰予，冉求，端木赐，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宋朝六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朱熹)以及韩国十八贤(新罗2位，高丽2位，朝鲜14位)，所以一共是39位。地方乡校中，规模大的如全州乡校，跟成均馆一样奉安39位圣贤；规模小的如仁川乡校，只奉安了五圣十八贤共23位；其他中等的则有25位或27位，差别都在于6位宋贤的取舍。其中体例形成的大致轨迹可在朝鲜肃宗40年

61) 申叔舟 等撰，『世祖实录』卷36，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1107026_003.

李芑 等撰，『中宗实录』卷25，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1106009_005.

62) 慎承善，同上，卷8，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111008_005.

63) 慎承善，同上，卷1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205025_012.

64) 郑麟趾，同上，卷16，http://db.history.go.kr/id/kr_062_0010_0010_0030.

(1714)的礼曹所奏内容中窥见一二：

“8月6日，江华留守金镇圭，以六贤升配，状陈本府难便之事势曰：‘本府乡校，宋朝儒贤之从祀两庑者，只是道国公，豫国公，洛国公，徽国公四位。今既谓以六贤道德相等，有此一并升配之举，京外似当一例，而或升配六贤，或升配四贤，不免参差。若追配前所不祀两庑者于殿内，不但事体之无渐，亦恐有违于祖宗朝酌定之典。且乡校东，西庑之设置，本非专为东方儒贤之从祀，则前之列祀中朝儒贤，仍附东方儒臣于其下者，固为合宜，而今于升配之后，则乡学两庑，将无中朝儒贤，只祀薛，崔以下诸儒臣，此于当初设置之本意，何如也？’礼曹覆奏曰：‘『大典续录』曰：“开城府及诸道界首官外，其余州，府，郡学，则免祭两庑诸位，县学则并免殿上十位，惟宋朝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晦庵朱先生及新罗弘儒侯薛聪，(文正侯)(文昌侯)崔致远，高丽文成公安裕，则州，府，郡学⁶⁵⁾并皆祀之’云。『续录』成于成宗朝，则其前乡学不祀宋朝四贤，可以推知。今以两贤一体追配，一如太学之例，则实合于厘正典礼之道。虽或少违于祖宗朝所酌定者，今日之追配两贤，可以匹休于成宗朝命祀两庑，则揆以义理，恐不至大段未安。但许多州，府，郡一时升配，事多掣肘。开城府及诸道界首官，则与太学一体举行，州，府，郡学则只以前祀宋朝四贤升配于十哲之下，县学则一遵旧规，不可变动何如？’上命议大臣。左议政金昌集以礼官覆奏为当，判府事李濡以为：‘州，府，郡学，十哲之位既如太学之制，则六贤升配，不可有所参差也。’上从昌集议。”⁶⁶⁾

通过金镇圭和礼曹的陈述可以厘出如今乡校配享位次的前因后果。成宗朝以前，乡校并不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而自成宗

65) “州，府，郡学”应为“州，府，郡，县”。李克增 等编，『大典续录·礼典·祭礼』，
http://db.history.go.kr/id/jlawb_010_0030_0040_0010.

66) 趙泰壽，同上，卷55，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4008006_001.

朝起州，府，郡，县级别的乡校需祭祀周敦颐，程颢，朱熹，薛聪，崔致远，安裕于乡校的东庑，西庑。肃宗时开城府及诸道界首官级别的乡校跟成均馆一道将邵雍，张载加入前四位中，并一起升配至大成殿内；州，府，郡级别的乡校只将前述四贤升配大成殿内，而县级别的乡校则并无升配。经肃宗朝的决议，也可理解现今乡校文庙配享位次中宋贤的有无现象了。

如此结果的形成，其间当然有着繁复的发展过程。有的乡校还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本地有功文人配享文庙。成宗20年(1489)时，海州乡校私自配享了文宪公崔冲(984-1068)，文和公崔惟善(?-1075)，金堤郡乡校私自配享了文良公赵简，此事被礼曹认为不合古例，请求罢此三人的从祀，成宗命令领敦宁以上及议政府论议此事。⁶⁷⁾但结论到了中宗朝才下，朝鲜中宗14年(1519)1月6日，“政府后曰：‘崔冲虽有功于斯文，乡校乃国学也。以乡人私意，猥滥从祀，果为越礼。崔冲，崔惟善，不宜从祀，但崔冲则有功于斯文，不祀未安。请从乡人情愿，许立祀字。’从之。【『輿地胜览』云：‘高丽显宗以后，干戈才息，未遑文教，文宪公崔冲，收召后进，教诲不倦，学徒坌集，遂分九斋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谓之侍中崔公徒。’凡应举者，必诣徒中学焉。及冲歿，凡赴举者，亦皆录名九斋籍中，谓之文宪公徒。东方学校之盛，盖由冲始，时称海东孔子。】”⁶⁸⁾中宗时的议政府认为崔冲兴文的功绩好比孔子，因而可以按照乡人的意愿允许崔冲配享于乡校文庙。此建议得到了中宗的同意。但如今的韩国十八贤中并未见崔冲之名，可见后来的发展和规范中被剔除了。不过，历代都存在着各邑乡校所祀位数混乱的现象，显宗4年(1663)8月就在礼曹的建议下进行了“应祀而不祀”“有祀不当祀”等

67) 慎承善，同上，卷23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2007011_002。

68) 李芑，同上，卷35，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1401006_002。

问题的调查，⁶⁹⁾英祖24年(1748)也因地方乡校“配十二贤于正殿”而实施了“增置两庑”的措施。⁷⁰⁾尤其是韩国十八贤的确定更是一个历代累计的过程，按照最后一位朴世采(1631-1695)的末世时间来看，最终确定配享位次至少也在十八世纪初了。

正是因为乡校文庙奉安着历代儒学圣贤，所以朝鲜时期的王会亲自下传用于文庙释奠的香祝；⁷¹⁾外出若经过各邑乡校，也会遣官致祭，⁷²⁾间或也有欲亲自往乡校文庙祭祀行为；⁷³⁾若是乡校殿宇因灾害受损，还会遣礼官行慰安祭。⁷⁴⁾这些都显示出乡校祭祀的级别之高。在壬辰倭乱(1592-1598)时期，乡校还会暂时履行成均馆的职责，按期体例来祭祀。宣祖27年(1594)5月16日，“礼曹后曰：‘各道各官，非尤甚荡败，而乡校完全处，释奠祭依国学例设定。’”⁷⁵⁾由于乡校的地位不可撼动，因此在英祖17年(1741)出现了将书院的朱熹影堂，画像与孔子影堂，影帧移奉于乡校的实例，书院的地位不如乡校的意思。⁷⁶⁾同时，朝鲜时期的乡校仍然同高丽初建时一样，有奉安王室牌位或影帧的作用，英祖43年(1767)3月24日全州城内失火而转移庆基殿内朝鲜王的御容至乡校以作防范之事就是很好的例子。⁷⁷⁾基于乡校文庙的重要地位，其祭祀所依据的仪法乃是『大明礼』和『五礼仪』。⁷⁸⁾

69) 许积 等撰，『显宗实录』卷7，http://sillok.history.go.kr/id/WRA_10408017_004.

70) 金尚喆 等撰，『英祖实录』卷68，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2408011_003.

71) 慎承善，同上，卷7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708006_001.

72) 李芑，同上，卷6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2309008_001.

73) 李芑，同上，卷6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2310001_003.

74) 赵泰耆，同上，卷14，http://sillok.history.go.kr/id/WSA_10906016_002.

75) 奇自献，同上，卷51，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2705016_005.

76) 金尚喆，同上，卷5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706003_002.

金尚喆，同上，卷54，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1708001_005.

77) 金尚喆，同上，卷108，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4303024_001.

78) 李秉模 等撰，『正祖实录』卷24，http://sillok.history.go.kr/id/WVA_11107003_001.

『五礼仪』是许稠(1369-1439)受世宗之命参考『洪武礼制』,依据『杜氏通典』开始着手编撰的,历经世祖的姜希孟(1424-1483),申叔舟(1417-1475),郑陟(1390-1475)等人之手,到成宗5年(1474)才完成的国家仪礼规范。这些祭祀礼仪直到现在都在释奠中被贯彻实行,让乡校成为了保存儒家礼仪形式的重要机构。

2.2.3. 其他附属功能

除了以上教育与祭祀的两大主要职能以外,从史料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可圈可点的附属职能。

其一,是生徒的直谏特权。朝鲜王朝实录至少有4次儒生直接上疏的记载。成宗18年(1487)3月9日,开城府儒生金可给等上疏议开城府乡校教官俸禄不公之事,⁷⁹⁾明宗14年(1557)12月1日,庆尚道山阴居儒生裒益谦上疏议乡校训导任用之人及『小学』『家礼』等科目的讲授重要性,⁸⁰⁾英祖3年(1727)2月3日,广州儒生具最彦等上疏状告御使李宜显不深治殴打乡校典仆的妖僧并要求斩首妖僧,⁸¹⁾纯祖3年(1803)12月11日,儒生李近源等七百二十七人联疏状告怀德知县姜世靖秋享读祝改读“崇禎”二字之大逆不道。⁸²⁾这些事例都说明乡校读书人在政治上所享有的开放性权利。

其二,乡校生徒还是国家重要的官源,兵源之一。世宗5年(1423),“以庆尚,忠清,全罗等道禾谷稍稔各官校生年壮才疏者一百名抄送填差”⁸³⁾;世宗23年(1441),立法将“乡吏,驿子,公私奴仆及乡校生

79) 慎承善, 同上, 卷201,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1803009_004.

80) 洪暹 等撰, 『明宗实录』卷25,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1412001_001.

81) 金尙喆, 同上, 卷1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0302003_007.

82) 李相璜 等撰, 『纯祖实录』卷5,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WA_10312011_002.

83) 皇甫仁 等撰, 『世宗实录』卷22,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0512016_002.

徒，不分本役有无，皆登名板籍[版籍]，并令作牌，号杂色军，如有事变，则悉令调发”⁸⁴⁾；世宗31年(1449)，“各官守令以成众官、吏典去官者，品官子孙婿弟姪及各年武科姓名记录者，甲士取才不入格者，年壮才疎校生徒、乡吏、医律学等一应不付军籍者，为先抄定；公私贱富实者，亦并推刷，整斋待变”⁸⁵⁾；世祖8年(1462)7月24日，“礼曹后：‘今奉传旨，儒生付籍读书者外，悉充正兵，因此儒生年壮才疎者，窥免军役，竞投乡校。诸依『元六典』定额，年满四十者充军，虽未及四十，而无进就者，亦罢遣。’从之”；⁸⁶⁾成宗4年(1473)5月3日，“执义玄硕圭，司谏朴崇质后曰：‘『大典』载，“以校生年壮才疏者，充岁贡，分差诸司书吏。”臣等意，校生亦国家教养之人也，遽充书吏，恐不可。’上顾问左右。领事尹子云，成奉祖对曰：‘校生若成材，终为朝廷之用。然其年壮未成材者，或自愿属书吏，或为书员日守，最下者，归于军卒。虽有岁贡之法，守令必不以有才者充岁贡。但载于『大典』有乖大体。台谏之言，以此也。’”⁸⁷⁾这几条记载共同显示出，朝鲜建国初期的『经国大典』里曾有付籍乡校读书年轻儒生可免服军役的规定，但是遇到紧急事变或年纪大却无才进的校生是要充军或充作低级书吏的。

其三，是乡校还可以作受黜朝廷官员的发配地。太宗8年(1408)12月12日，“司宪府大司宪孟思诚(1360~1438)决杖一百，配韩州乡校斋仆”⁸⁸⁾。相当于御史大夫的孟思诚被发配到乡校做了学舍仆役。

84) 皇甫仁，同上，卷9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2306008_003.

85) 皇甫仁，同上，卷116，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3108002_002.

86) 申叔舟等撰，『世祖实录』卷28，http://sillok.history.go.kr/id/WGA_10807024_001.

87) 慎承善，同上，卷3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405003_002.

88) 卞季良等撰，『太宗实录』卷1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CA_10812012_001.

3. 乡校所面临的问题及历史衰落

在朝鲜朝, 尽管乡校的地位不容小觑, 发展也达到了繁盛的境界, 但其中仍然存在着无法忽视的问题, 从而导致了其最后的衰落。

首先, 是无法人控的自然灾害问题。世宗5年(1423), 6年(1424), 16年(1434), 18年(1436), 21年(1439), 26年(1444)都有因失农而导致乡校生徒放学归家或分番读书的记载,⁸⁹⁾如果粮食收成不好, 会直接影响到乡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同样, 端宗即位年(1452), 1年(1453), 世祖1年(1455), 睿宗即位年(1468), 成宗1年(1470)也都有因失农, 凶歉而导致分番读书及需要朝廷准备救荒物资的记载。全由政府财政支持的乡校运营, 其受到的局限可由此窥见一斑。

其次, 乡校内部的人员资质问题。自世宗17年(1435)10月29日起就有“京中成均五部学堂, 外方乡校生徒等, 率皆年少气锐, 喜为狂妄之行, 废学成群, 频数上寺, 侵扰僧徒, 恣行无忌, 有违学者操心饬行之意”的记载⁹⁰⁾, 这里说的是乡校生徒不思学业, 聚众侵扰佛寺的恶行。但究其原因, 恐怕蔓延自众乡校之首——成均馆。从成宗4年(1473)8月4日的记载来看, 司宪府大司宪徐居正(1420 - 1492)等上疏文说: “近來成均, 四学诸生, 欺侮师长, 恶言慢骂, 或播于诗章, 或笔之于书, 诽谤百端。风教之毁, 一至于此, 良可痛也。……今儒生之有恃才, 恃势, 巧言令色, 服饰违众者, 放纵自肆, 不矜细行者, 无心行节操, 不顺礼教者, 生员, 进士降齿于寄斋, 寄斋下四学, 四学生徒下京畿州县乡校, 使之悔过改行, 然后复之, 其或不悛心率教者黜学, 计年停举。有欺侮师长, 干犯名教, 伤风败俗者, 鸣鼓黜学, 永永

89) 皇甫仁, 同上, 卷19/21/23/63/74/84/105, <http://sillok.history.go.kr/search/inspectionMonthList.do?jsessionid=0121EE59AA568B62810BF0CEBE53320F?id=WDA>.

90) 皇甫仁, 同上, 卷70,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DA_11710029_002.

停举，不复齿于学徒。”⁹¹⁾既然成均馆的儒生形成了如此恶习，就不可能不会影响到地方的乡校。而对于乡校的教职人员，成宗1年(1470)1月20日，又有“诸邑校生，守令不用心劝励，教官又不勤训诲，因此无一人专业，而教官则日与守令游宴，甚非委任之意”之说⁹²⁾，乡校教官的疏忽职守的问题也突显了出来。成宗5年(1474)12月2日，同样也提到“州，府，郡，县学校疏阔，为教授者，不事训诲，苟度日月，守令亦视为余事，至于簧舍，亦不修葺”⁹³⁾的问题。由此观之，从朝鲜王朝前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着乡校内部的师资生资问题了。

到了朝鲜王朝中期，乡校之风更为日下。中宗12年(1517)8月22日，大司谏文瑾就说：“外方校生，托名儒籍，年几六十而不识一字，故以乡校为避役之地矣。幸有解文者，反以托名乡校为愧，百端巧避。而为训导，教授者，驱樵童，牧竖之余以充其数，为谋生营利之次，则国家设乡校之意，徒文具而已。”⁹⁴⁾而中宗20年(1525)2月13日，又提到乡校的儒生都是些年长不可教的人，学官也不如前朝了。⁹⁵⁾最为甚者是到了中宗31年(1536)，1月11日，“执义郑万钟曰：‘臣于少时见之，大邑则虽士族子弟，多赴乡校。近来则皆以赴校为辱，而全不赴矣。……’安老曰：‘郑万钟之言，是矣。今之校生，皆避军役者也。士族子弟，则名为业儒，而不赴乡校，以乡校为下流之所聚而羞入焉。……且臣少时见之，士族子弟皆赴四学矣，今见四学，反同乡校，如中学，则入学者，皆通事等下流之子也。人皆贱之，羞与为伍，而不赴矣。’”⁹⁶⁾尽管中宗李恠(1488-1544)多次在议政会议中讨论了相关解

91) 慎承善，同上，卷3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408004_003.

92) 慎承善，同上，卷2，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101020_003.

93) 慎承善，同上，卷5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IA_10512002_002.

94) 李芑，同上，卷29，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1208022_001.

95) 李芑，同上，卷53，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2002013_004.

96) 李芑，同上，卷79，http://sillok.history.go.kr/id/WKA_13101011_001.

决方法,如选择讲『小学』『大学』等经书,选择合适的教授人选,选择得力的守令督促学校之事等等,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成效。

明宗9年(1554)之际,仍然是“乡校,……守令视如传舍,释奠之际,专不用意,慢神毁礼,待诸生如奴隶。故少有识字之人,耻居庠序,无赖避役之徒,窜名校籍。任师长之职者,顽钝无耻,徒费廩禄”⁹⁷⁾。宣祖8年(1575)11月28日,李珥(1536-1584)说道:“近日民生日困,风俗日败,至于一月之内,顽民打破胎峰石栏,乡校位板,如此大变,殊可惊愕。”⁹⁸⁾宣祖14年(1581)4月17日,“全罗监司书状:扶安乡校文宣王位版及以下五位版片片破碎散置,训导校生等囚禁,京官发遣推鞫事。”⁹⁹⁾宣祖16年(1583)4月25日,“忠清监司书状:蓝浦县乡校,先圣先贤位版八位,折破投山谷,遣京官推鞫事。”¹⁰⁰⁾上有守令不尊重乡校的祭祀之礼,内有训导,校生打碎先圣先贤位版,下有顽固民众打破乡校位板的无礼之举,可见之前乡校的崇高地位已经衰落无比。

仁祖时期(1623-1649)“士习浮诞,不修学业,归咎于乡校之基”¹⁰¹⁾,故儒生们常上疏移建乡校。孝宗2年(1651)7月28日,“大司成黄原上疏曰:夫乡校,亦所以尊先圣,先儒,一如太学之制。而凡今之士,莫不厌属于校籍,诸道校生,皆是平民,庶孽之属,世阀,士族,盖绝无矣。曾闻两南校籍,士族颇多,而近年以来,渐不如前,容许杂类。士风日颓,弊习益痼,以校生为名,人皆贱视而不以士待之,兹岂非士之羞也?士族者流,无所统摄,都事未尝试讲,监司不能考问,但赴科举而已。及至今日,其肯为提督,教授之役而修弟子之

97) 洪暹, 同上, 卷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MA_10904027_001.

98) 奇自献, 同上, 卷9, http://sillok.history.go.kr/id/kna_10811028_002.

99) 奇自献, 同上, 卷15,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1404017_003.

100) 奇自献, 同上, 卷16,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NA_11604025_001.

101) 李敬輿等撰, 『仁祖实录』卷23, http://sillok.history.go.kr/id/WPA_10809003_003.

礼乎？其不能行必矣。”¹⁰²⁾从黄胤的叙述中可得知，朝鲜中期末时，乡校已经从士族就学专门之地转变为了平民很容易接受教育的场所。这对于儒学的大众普及来说是个良好的趋势，而对于贵族身份的士族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于是出现了士族拒绝入学乡校的现象，进而由此导致乡校更加衰退。

乡校最后的结局正如朝鲜后期英祖7年(1727)10月29日前掌令梁得中所描述的，“书院盛而军额减，乡校废而士习坏。”¹⁰³⁾士族世风日下导致了乡校的颓废，取而代之的则是书院的繁盛。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书院的兴起导致了乡校的衰落，而是乡校本身繁殖了衰落的内因而导致教育机能的丧失，推动了书院的繁盛。

4. 结论

综上所述，以『高丽史』的记载来看，韩国的乡校最早形成于高丽太祖至仁宗时期，“乡校”一名确立在1127-1142年间。自高丽朝起，乡校具备了祭祀，教授儒学经典，为成均馆选拔生徒的职能，其运营的经济基础是朝廷拨给的位田，乡校儒生可免服军役。而到了儒学大兴的朝鲜时期，乡校的历史轮廓更为清晰，在高丽朝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详细记录，其经济基础具体到土地，奴婢及书籍等方面。朝鲜王朝提供给乡校的土地扩大至祭田，位田和学田；并且拨给各级乡校不等数额的官方奴婢供使用，级别等同于司级；还颁赐给乡校各种儒学经书及儒学大家文学之书，以保障乡校教学的正常进行。作为朝廷财政全面支持的地方官学，乡校

102) 李景奭 等撰，『孝宗实录』卷7，http://sillok.history.go.kr/id/WQA_10207028_002。

103) 金尙喆，同上，卷30，http://sillok.history.go.kr/id/WUA_10710029_001。

所具有的社政功能也是重要而多样的。其中包括了继承自高丽朝的地方教化，儒学人才培养及祭祀圣贤的功能，同时还衍生了乡校生徒直谏的特权，无才高龄生徒甚至可充当低级官吏或充兵力，乡校还成为了高级官吏被贬之地。朝鲜早中期的乡校一边具有出现在朝廷议政内容之中的崇高地位，一边又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痼疾。首先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失农歉收会对需要官田作为经济支撑的乡校造成停业危机，生徒若无粮食供给，只能被遣散回家读书。其次是从世宗时期就开始出现的生徒废学，恣意妄为的士风败坏现象。朝廷崇尚儒学而给予的优渥条件和地位反而诱发了乡校生徒恃才骄纵无礼，训导教官等尸位素餐，以乡校为避役安身之所等的另一极端恶相。由此，在朝鲜中期即逐渐呈现的乡校祭祀之礼被破坏，乡校生徒成分由士族转平民，乡校被贱视等现象持续发展朝鲜后期之时，从英祖初期开始，乡校就正式颓废了，被书院的盛世所取代。

[ABSTRACT]

To Find the Internal Cause of Hyanggyo's Decline
from the Anna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Li Yan(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e records of policie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appeared in affairs of state that related to Hyanggyo in Goryeo and Joseon dynasties have been sorted out carefully in this essay based on History of Goryeo and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also the process and the reason of Hyanggyo's rise, heyday and decline have been described out roughly. Korea's Hyanggyo ris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aejo to Injong of Goryeo, and its name 'Hyanggyo'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year 1127 and 1142. It was flourishing during the early and medium period of Joseon and declin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same dynasty. Hyanggyo's functions developed from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and sages, teaching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and selecting young students for Sungkyunkwan in Goryeo to the direct remonstrations to the Kings of Hyanggyo's young students, the supplement for lower officials and soldiers, etc. Hyanggyo's running was tota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finance. Lands, slaves and maidservants, books were supplied to ensure the high status of Hyanggyo. This kind of policy ensured the development Hyanggyo and at the same time buried the

hidden trouble of its decline. The breakdown of young scholars' moral like arrogant and wilful mood appeared from Sejong period of the Joseon Dynasty could not be stopped. The destruction of Hyangga's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and sages, the plebification of young students' identities, people looked down on Hyangga, ect. These problems came into being and finally led Hyangga to its declin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Yeongjo of Joseon and replaced by Seowon.

Key words: Joseon, Annals, Hyangga, Decline, Internal Cause

[참고문헌]

□ 基本材料

- 一然 撰『三国遗事』
郑麟趾 等撰,『高丽史』
河仑 等撰,『太祖实录』
皇甫仁 等撰,『世宗实录』
卞季良 等撰,『太宗实录』
金尙喆 等撰,『英祖实录』
慎承善 等撰,『成宗实录』
李芑 等撰,『中宗实录』
申叔舟 等撰,『世祖实录』
郑麟趾 等撰,『文宗实录』
奇自献 等撰,『宣祖实录』
赵泰耆 等撰,『肃宗实录』
李景奭 等撰,『孝宗实录』
李秉模 等撰,『正祖实录』
许积 等撰,『显宗实录』
洪暹 等撰,『明宗实录』
李相璜 等撰,『纯祖实录』
李敬輿 等撰,『仁祖实录』.

□ 论文

- 姜福得,「朝鲜时代 乡校教育制度에 关于 研究」, 庆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2年.
金明友,「日帝 殖民地时期 乡校 研究」, 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
金兰珠,「朝鲜时代 乡校의 机能에 关于 일 研究」, 全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
金镇姬,「朝鲜后期 乡校에 对한 一考察: 教育的 机能의 弱화를 中心으로」,

- 大邱가톨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年.
- 나기홍, 「朝鮮前期 乡校의 设立과 教育的 意义에 관한 研究」, 목포대학교 석사학위 논문, 1999년.
- 朴兴圭, 「朝鮮时代 乡校의 发达과 现况에 관한 研究」, 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9年.
- 边凤姬, 「朝鮮时代 乡校의 役割에 관한 研究」, 韩国教员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2年.
- 신묘현, 「乡校의 教育的 机能에 관한 一研究」, 梨花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8年.
- 이미르, 「朝鮮前期 乡校의 运营과 机能」, 群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
- 李秀熙, 「朝鮮后期 乡校의 教育 技能의 一研究」, 东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93年.
- 俞铉庆, 「朝鮮初期 乡校 교육」, 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年.
- 진옥비, 「현대 한국 사회에서의 향교의 기능과 의미 변천: 강원도 춘천향교를 중심으로」, 江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년.
- 郑宣花, 「朝鮮初期 乡校의 教育 技能에 관한 研究」, 庆熙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年.
- 최연일, 「조선전기 향교의 교관정책 연구」, 한국교원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2년.
- 崔胤玉, 「18世纪 朝鮮乡校에 관한 一研究」, 梨花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1985年.

접수일: 2020.11. 25 총평일: 2020.12. 22 게재확정일: 2020.12. 25